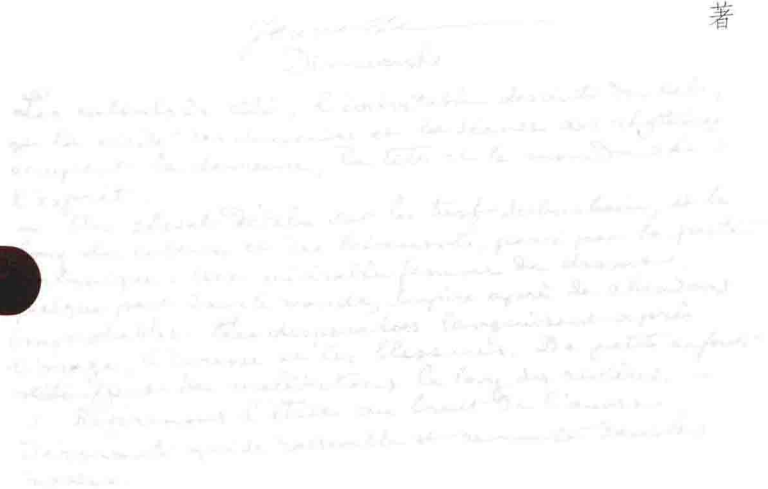


兰波诗歌 3

The Poetry of Rimbaud III

履风者： 《灵光篇》详释

〔美〕罗伯特·格里尔·科恩
杨德友译



THE POETRY OF RIMBAUD Ⅲ

兰波诗歌 ③

履风者： 《灵光篇》详释

*Jeune fille
Dimanche.*

Les calculs de côté, l'inévitable descente du ciel,
et la visite des souverains et la séance des rythmes
occupent la demeure, la tête et le monde de
l'esprit.

— Un cheval d'étale sur le turf suburbain, et le
long des cultures et des boisements, percé par la peste
carbonique. Une misérable femme de drame,
quelque part dans le monde, soupire après des abandons
improbables. Ses desperados languissent après
l'orage, l'ivresse et les blessures. De petits enfants
rétauffent des malédictiones le long des rivières. —

1 Reprenons l'étude au bruit de l'œuvre
divorante qui se rassemble et remonte dans les
mass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履风者:《灵光篇》详释 / (美) 科恩著; 杨德友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 3

书名原文: The Poetry of Rimbaud
ISBN 978 - 7 - 5378 - 4380 - 5

I. ①履… II. ①科…②杨… III. ①兰波(1854 ~
1891) - 诗歌研究 IV. ①I56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5897 号

山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 04 - 2015 - 001

书 名: 履风者:《灵光篇》详释
著 者: [美] 罗伯特·格里尔·科恩
译 者: 杨德友
责任编辑: 庞咏平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 - 57571328 (北京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010 - 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213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4380 - 5
定 价: 39.80 元



TIANXINGSHIKU
天星诗库

—外国诗歌评论—

Ville.

Je suis un éphémère et point trop mécontent citoyen
d'une métropole crue moderne parceque tout goût
connu a été éludé dans les ameublements et l'extérieur
des maisons aussi bien que dans le plan de la ville.
Tui vous ne signaleriez les traces d'aucun monument de
superstition. La morale, est la langue sont réduites à
leur plus simple expression, enfin ! Ces millions de
gens qui n'ont pas besoin de se couronner amènent si
pareillement l'éducation, le métier et la vieillesse
que ce cours de vie doit être plusieurs fois moins long
que ce qu'une statistique folle trouve pour les peuples
du continent. Aussi comme, de ma fenêtre, je vois
des spectres nouveaux roulant à travers l'épaisse
et éternelle fumée de charbon, - notre ombre des bois,
notre nuit d'été ! - des Erysmes nouvelles, devant
mon cottage qui est ma patrie et tout mon cœur puisque
tout ici ressemble à ceci, - la Mort sans pleurs, notre
active fille et servante, et un Amour d'insoufflé,
et un foli Crime piaulant dans la boue de la rue.

译者前言

阿尔蒂尔·兰波（1854年10月—1891年11月），法国19世纪著名诗人，法国诗坛的怪杰。他激情澎湃的光辉诗篇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代变迁，没有丝毫褪色，仍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引起了无尽的深思、惊讶与赞叹。“兰波的影响遍及20世纪的诗坛，在其巨大的影响力下，现代诗歌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变革着整个世纪的意识、文化、语言与思想。”^①

兰波之重要，在于他是象征派和超现实主义的一位先驱者，还在于其作为诗人，在二十岁以前结束了创作生涯。上文高度评价的作品，就是兰波十六岁到十九岁创作的诗歌。兰波自己发表的唯一作品是1873年的《地狱一季》，这是一篇心理传记；而大约在1871年写成的《灵光篇》（又译《彩图集》），则是在1886年面世的；他最有名的诗作之一是1871年写的《醉舟》。

评论家们认为，兰波的贡献是令诗歌扮演秘密宣泄和释放的角色，提供技巧，凭借象征和形象直接表达对病态梦境、幻觉或者意境的感受。他有意培育自己的非现实世界。“我习惯于简单的

① 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二卷《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1页。

幻觉”——然后走向双重的、三重的幻觉。这一点不仅仅局限于诗歌写作。他全部的生活都是逃避常规的和“真实的”一切——他早年的出走、他短暂的文学活动和他最后的岁月。在这些岁月里，“对真实的探索者取代了对理想的探索者”。他对于生活造成的“深广而持久伤害的极度敏感”被压缩成为围绕核心比喻、鲜明勾勒出来的形象。“他那省略、压缩、繁复的节奏，对于词语音调色彩的使用，对普通意义与句法的扭动，对自由诗的使用，都是他特有的，也是形成其精神生活的模糊、神秘、繁复性陪音。”

兰波在十九岁的时候结束了文学生涯，他的天才令人钦佩；他个人的漫游、社会交际、二十岁以后的生活也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比起他的诗歌创作对文学的贡献，这一切应该说是次要的。比如，《兰波诗歌》的作者罗伯特·科恩在“前言”和“序言”前后两次说：“兰波的同性恋经验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不过是一个情节而已”，重要的还是他的作品。科恩说：“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成就就摆在这里，值得我们欣赏和重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译者在给外语系本科生开设“欧洲文学史”课时，注意到了法国文学史上的两个诗人：维庸（约 1431 年—1474 年）和兰波；后来出国当访问学者，有机会收集这两位诗人作品的法语原文本和英语译本；1999 年前后，完成维庸的诗集《遗嘱集》的译事，2010 年终于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因故放弃译介兰波诗歌的计划，但是购买了斯坦福大学法国语言文学系资深教授罗伯特·科恩对兰波诗歌的评论赏析专著《兰波诗歌》。深感我们中国读者中不少人虽然对兰波很感兴趣，喜欢阅读他的作品，但是理解多有不足之处（其他外国诗人作品亦然），当时设想，也许将来有机会尝试译出，争取出版。2013 年 5 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得到罗伯特·科恩教授的住址。我冒昧给教授写信，表示希望能够译介

《兰波诗歌》一书给中国读者，请教版权事宜。科恩教授在2013年6月3日回信，信中说自己年事已高，卧病数年，但收到我的手书十分高兴；该书版权属于他，我可以随我的安排使用该书，无须支付版权费。我自然是喜出望外的。因为版权问题常常阻碍译事计划的实现。

另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续小强先生同意出版这部译著，而且立即打来电话表示支持和鼓励。

比较兰波诗歌现有的译本和散见的译文，觉得王以培先生的译作《兰波作品全集》更多地传达了兰波的精神、风格和语言特点，同时也更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见出诗歌的韵调、气质、诗意和氛围。预计《兰波诗歌》全书翻译大概费时一年，多方引用王先生译文，所以设法和《兰波作品全集》的责任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王淑丽女士取得联系，说明情况，希望得到王先生的同意。还补充说，如果拙译能够发表，说得俗气一点、功利一点，十有八九会促进王先生译本的销售，是有利于作家出版社的；还告以译者已七十六岁，是山西大学外语学院退休教师，云云。王编辑和王先生立即通话，前后共三次，然后告诉我王先生的意思：是老先生了，可以引用《兰波作品全集》译文，但不得改变译文。因为有些人随意大量使用、引用他（王先生）的作品和译文，根本不理睬王先生以及出版社，不在乎“侵权”。

就译者所知，外国学者关于外国诗人作品的解释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还不多；而科恩教授对于兰波诗歌的解读精辟、独到、切实，且所涉内容也是密集压缩的。这部著作会让我们看到外国学者写“赏析”文章和国内的学者有哪些异同。东西方文明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区别，但是人情事理又存在颇多相同之处，这是互相理解的基础。有一点译者觉得是明显的，

他们很少堆砌溢美辞藻——我们的传统认为，辞藻带来文采美感，但是“文采”常常不乏套话、空话，缺乏内容、没有信息，缺乏逻辑，文不对题，细思之下，不知所云；原因之一是写起来省力，免去分析、探索、洞见、描述之苦。

我国西汉大学者董仲舒（前 179 年—前 104 年）在《春秋繁露·精华篇》里提出的“诗无达诂”，直到现在，依然是至理名言。可以说，对于诗歌的解释，无论多么权威、多么详尽，也不是终极的，也不是结论；更何况诗作经过了翻译，至少原作诗句语音之美、之妙、之微细在译文里无法传达，但是译者依然翻译出这样的文段，稍有外语知识的读者大概能够理解其内容。科恩博士引用兰波（和其他诗人的）诗歌法语原文，不加英语译文，原因应该就在于此。

译者收集到了王以培先生译本的蓝本《（兰波）全集，书信选集》（芝加哥大学版）、科恩教授写作时主要参考的《兰波〈作品集〉》（法国加尼埃版，苏珊娜·贝尔纳编）和其他版本，为译事带来方便。另，书中若无特别标识，译诗为王以培译本——《兰波作品全集》（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苏珊娜·贝尔纳引文页码指《兰波〈作品集〉》（法国加尼埃版）。

就译者而言，科恩教授（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中年时写出的这部赏析解释著作（第一版在 1973 年问世），翻译介绍给注意和赏识兰波的中国读者，是一件值得乐道的事。十分感谢作者科恩教授的慷慨授权和鼓励，十分感谢王以培先生的授权和王淑丽编辑高效率的联系工作，十分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判断力、支持和鼓励。

杨德友

2014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于山西大学

《灵光篇》简介 001

洪水过后 005

童年 016

童话 040

杂耍 048

古代艺术 056

轻歌曼舞 059

生命 067

出发 076

王位 080

致一种理性 082

沉醉的清晨 087

断章 093

工人们 103

桥 108

城市（一） 112

车辙 116

城市（二） 120

流浪者 132

城市（三） 136

守夜 145

神秘 156

黎明 162

花 170

平凡夜曲 177

航海 184

冬天的节日 187

焦虑 191

大都会 196

蛮荒 203

贱卖 211

仙境 217

战争 222

青春 226

岬角 238

舞台 242

历史性的黄昏 248

底 255

H 259

运动 262

虔敬 269

民主 275

精灵 278

《灵光篇》简介

兰波后期诗歌中，如《黄金时代》《布鲁塞尔》，一种更为细腻、更为不易捉摸的微妙感觉在兰波最优秀的散文诗《灵光篇》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一般认为，《灵光篇》代表了兰波艺术的高峰。毋庸置疑，兰波在不同的阶段都曾展现出其“高峰”的特质，是诗体，还是散文体，无关紧要。

在《灵光篇》中，存在着一种高度浓缩的“纯粹的诗歌”，其中不少是未经加工的、充满忏悔的，带有一种极具私密性的自传性质。但是，和往常一样，我们会怀着感激之心在发现诗歌之处接受它，并且尽可能诚恳地承认，有些是我们没有感受到的，或者，在兰波作品中有些是价值不大的。

《灵光篇》具备什么样的革命意义呢？

在散文诗创作这一领域，阿洛修斯·贝特朗、波德莱尔、少年马拉美等都是兰波的前辈，并创作出了许多杰作。他们的散文诗抒情，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古典”的明晰。在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作品中，精神散漫或精神交流的古典性、极端个人浪漫的恶魔特性，两者之间的张力造成了一种“凝固的”繁复，“给每一道裂缝填满富矿矿石”，这就是最伟大艺术所特有的那种密集性和繁复。

与这些绝对的大师相比，兰波也许并没有走太远，但他却“酿”出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韵调——一股稚气、清新、开放、自由和“不承担责任”。

对于保罗·瓦莱里来说，《灵光篇》是一个“界限”的个案，是一种极限的表达，即一切对于现实混乱的、自发的而且根本无法组织起来的表达。^①不揣冒昧，我认为这样的论断是夸张的，虽然其中隐约透露出正确的信息。在张扬的概括下，瓦莱里显然是放弃了这一论断，正如他对《掷骰子》《追忆逝水年华》的分析一样。在瓦莱里的定义之外，兰波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意义，甚至包括最一般的意义：在看似没有什么意义的地方，或是因我们缺乏洞见、耐心而忽略的，或是仅仅是他在“点头”示意加大毒品剂量，而并非在诱导阅读荷马等等。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兰波都从不同方面给人以一种不可取代的“褒奖”。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些，或关于他，或关于我们的过失呢？

一般认为，《灵光篇》所代表的句法革命不如马拉美（《伊吉图尔》《掷骰子》等）彻底。对于其他人而言，也许是如此；而对于兰波而言，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因为属于他的时间是那么有限。多年来，马拉美创造性的贡献一直遭到忽视。所有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认为兰波是一切现代元素的核心。现在，马拉美终于得到承认，由此也就可能对兰波做出更为客观、公正的判断。对于一个不足二十岁，或者勉强二十岁的天才而言，

① 在《兰波的文本》中，让-路易·鲍德里把这一观点推广到了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范畴：后期的兰波有意破坏资产阶级秩序的语言和神话。确实，这一观点丝毫不新颖，兰波的批评者中多多少少都是这样认为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哪一位现代诗人不是这样做的呢？）虽然鲍德里的研究著作备受推崇，但其中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现代学术术语令人不知所云，对我们的研究着实毫无裨益。

兰波是超凡绝伦的。直到最后，他在自己的园地里是独特的。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将竭力——竭尽可能——去理解他那无可比拟的独特之处，而不是以比较的方式去赏识。

关于《灵光篇》的写作时间，我没有补充意见，亦即大多数认为的那样：大部分写于《地狱一季》之前，小部分完成在《地狱一季》之后。既然没有更具说服力的说法，我也认同《地狱一季》是在《灵光篇》之后完成的。这样说，不是因为它是一首天鹅之歌（或者是唯一的天鹅之歌，因为其中带有明显的兰波式含蓄），而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现在，“灵光篇”这个词语为大众所接受。这个词实际上是既指“幻象（显现）”，也指“彩图”^①。早先，兰波曾使用过“illumine（被照亮）”这个词，如《孤儿的新年礼物》中那愉快燃起的火炉，孤儿的母亲曾在那里。这似乎是一个细微的表现手法，但却与这些极具私密特质的诗作内涵有鲜明的内在联系。

① 英语中，“painted plates”指一种对诗歌色彩紧张、纯粹的玩耍，一种对于诗歌色彩的幼童式的紧张，纯粹的玩耍。

洪水过后

有时候，兰波对于周围环境的不满会扩展到整个宇宙。这一点酷似写作《埃罗迪亚德》的马拉美，或是写作《审判日》的勒孔特·德·利尔，他梦想到启示录，一个新的开始、再生。^① 在《怕什么》中，审判日是通过入侵和地震实现的。《洪水过后》是这个理念的“洪水”版本，显示出更多的液体性质，令人耳目一新，颇有诗意，犹如《醉舟》中那海洋里的洗礼沐浴。“洪水”具有分娩（羊水）的现实陪音；但我怀疑，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艺术设计。和华莱士·弗利不同，我看不到《童年》《青春》中的那种持续向前的趋势。在兰波的思想中，似乎有某种关于成长的架构，这已经是相当的成就了。现实的情况是，诗是分别写出的。如果将这些诗打乱顺序，就像研究波德莱尔那样，这个过程就不会有多少进展，也不会令人信服。

这首诗既熟悉又具体，就像被阳光彻底洗涤过的白昼一样，或者像是在病愈后的一个清朗的早晨（如波德莱

① 波德莱尔有时候也对这个世界痛感失望，例如：“行动不少梦想的姐妹”（《圣比埃尔的否认》）。

尔记录的那样)。紧接着,一个婴儿“出现”在街上,干净而明朗,好像刚从黑暗的子宫中出来,奇迹般的现象直接在清新而美丽的大地上显现。音乐随之响起,一切的一切,万象立即在和谐中“产生”,其中虽有些滑稽、混乱的事发生。梦境不会持久。到后来,就像他在《出发》中说的那样,梦“平静下来”(或曰“变酸了”)。对宇宙的失望,特别是对缺乏同情心的母亲的失望,通过令人忧烦的《巫女》乘虚而入,重现。这是地母,她不愿意揭示欢乐长存,或者重复的秘密。

* * *

正当洪水的意念趋于平静。

就像在《童话》中那样,这是关于洪水的一个观念。整个故事被认为是一个幻象,来得快,去得也快。那魔幻的整体是以其虚无为代价的,一如莎士比亚:“豪华的宫殿……将要消失/一丝痕迹也不留下”^①。但是,无论如何,幻觉中的洪水已经“退去(趋于平静)”,其可爱的结局——新现象即将诞生。

一只野兔停在黄芪和飘忽不定的铃铛花间,透过蛛网,向彩虹致敬。

① 参见《暴风雨》。

就像小拇指一样，野兔是一种在可怕的光线中现身的小动物，胆小，并且总是在试探着。在新生的阶段（就像胚胎的早期），我们人和动物是十分相似的。这一点让诗人感到某种责任：诗人是动物的代言人，甚至是地球的代言人。这就像雨果、纪连等诗人说的那样，又如他在第二封“通灵者书信”中所说：“他为……动物负责。”

在这里，兰波虽然没有指明，但正如阿克特注意到的，鲜活的铃铛花^①无疑类似于《童年·一》中那“梦中花朵‘叮当’闪亮”^②。确实，万物都有稚气的魅力，用几乎是情人节的花边，就像蜘蛛网一样的花边，装扮野兔。“黄芪”、金雀花，听起来都很健康。彩虹有着清新水彩画般的洁净面貌。祷告是为生存、为音乐发出的衷心感谢：神性的印记反映在下面的“上帝的印章”中。

与伊芙·博纳弗瓦认为的不同，我在这些形象中没有看出“矫揉造作”或者“信仰不诚”。

噢！宝石藏匿，——花朵已睁开眼睛。

宝石虽然“藏匿”在地下，但是人们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就在那个角落（像埃罗迪亚德“童年”^③的珍宝，令人目眩），就像在圣诞节前夕，这为本已欢乐的场面带来了新的期待。让-比埃尔·理查德谈到了它们的羞耻感：它们玩捉迷藏，像野兔一样怯懦。在诗的末尾，它们

① 比较《断章》中的“火玫瑰的钟声”。

② 译按：王以培译，第211页。

③ 参见《论马拉美的诗歌》，第80页。